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37/392
17 August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80、84 和 127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消除基于宗教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1982年8月16日以色列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近几周来，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出现了一股凶兆的反犹太的暴力风潮。这些暴力行动的最高潮便是有人对巴黎的犹太人和以色列的目标展开的罪恶攻击，最显著的便是1982年8月9日恐怖分子对一个犹太人餐馆进行的卑怯的攻击以及接着在附近几条街道进行的暴力行为，结果有6人死亡，22人受伤。这些事件再次突出了国际反犹太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及其关键组织巴解组织之间存在的众所周知的关系。

虽然近年来曾企图掩盖这些关系（利用各种手段，包括使用各种各样的化名），事实越来越明显，几乎世界各地发生的每一件反犹太暴行，即使在某些情况下由当地的恐怖主义分子来执行（例如法国的“直接行动”分子），都可以查出是巴解组织或是与该组织有关集团干的。

* A/37/150。

这些反犹太暴行的变本加厉，以及反犹太主义普遍的再现，特别是反犹太主义体现的更残暴的形式，毫无疑问，都与近几周来许多国家通过官方声明和传播界的歪曲宣传掀起的反以色列歇斯底里有关。许多迄今暗中反犹太的人认为这个气候有利于恢复公然反犹的活动和暴行。因此事实再次证明，在“反犹太复国主义”（及“反以色列主义”）这一方面和“反犹太主义”那一方面有差别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以色列曾一再提出警告，（曾被以色列的敌人在联合国及其他场合宣称的）这个差别实际上只不过是拙劣地企图把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隐藏在对抗犹太复国主义的烟幕后面罢了。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近年来凶兆的邪恶的事态发展——其高潮为无数的反犹太暴力行动，其主要责任应由联合国来承担，因为它通过了一连串“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以色列”的决议（特别是臭名昭著的大会1975年11月10日第3379(XXX)号决议，其中载有卑劣的说法，称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而且又加上各式各样“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论调和行动，结果联合国变成了当代国际反犹太的先锋论坛之一。

近年来我曾在无数个场合提出警告，不要污蔑联合国的地位，不要污蔑其捍卫的理想。例如，我在1978年12月21日给秘书长的信（A/33/545）中曾对滥用联合国设施来作为巴解组织恐怖分子所搞的展览会的场地提出强烈抗议，这个展览会不仅构成对一个会员国进行卑劣的攻击，并且还“诽谤对整个世界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圣经、犹太文化及价值观”。在同一封信中，我还指出，“既然有人为这目的利用本组织总部到了令人愤慨的地步，那么巴解组织能搞一次能与反犹太纳粹出版物《前锋报》比美的展览会便不足为怪”。我还进一步说“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是，联合国战胜纳粹刚超过30年，一次使人联想起纳粹最卑劣的反犹太运动的展览会竟然会出现在联合国总部”。

不到三个月之后，1979年3月16日，约旦常驻代表哈泽姆·努赛贝赫先生在安全理事会上说：

“是否这个世界已分化为两极，一类是至高无上的人种，另一类是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服从‘主宰人种’使唤的非犹太人？我们这些属非犹太人的人种有数万亿之多，但是我怀疑，在某些强大国的会议上，我们到底有多少份量？”（S/PV. 2128，英文本第27页）。

1980年12月8日，同一发言者在大会上说，有一个犹太阴谋集团“控制全世界金钱和财富，进而控制、操纵和剥削其他人群。”（A/35/PV. 86，英文本第38-40页）。

努赛贝赫先生在这同一谩骂中，又说：

“罗思柴尔德勋爵之类的人，每天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决定并向世界宣布当天的黄金价格应该多高。”（同上）

努赛贝赫先生发表的这些言论引起我在1980年12月10日大会全体会议上行使答辩权，当时，除其他事项外，我说：

“现在我必须特别提到这项辩论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若干发言充满的赤裸裸的反犹太语气。约旦代表发表的反犹太的诋毁言论是最粗暴的。当然，这决不是努赛贝赫先生第一次……。几乎逐字从诸如俄国沙皇末世出版的谩骂谎言——所谓的《锡安山长老的议定书》之类恶名昭彰的反犹太书籍中搬出，使本大会感到困窘。

.....

“这些低劣可憎的指控只不过是刻毒的彻头彻尾的反犹太主义。如果本大会不再扮演一个虚伪的议会，而能引进真正的议会规则和道德，这种诽谤言论早就会被禁止。但是因为有一种特殊的矛盾，本组织一些代表享有豁免权，

可以公然以一种任何有道德的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方式大放其反犹太厥词。

.....
“在许多场合，我曾警告，本组织有成为世界反犹太主义中心的危险，……

“现在，流行的是避免直接攻击犹太人和犹太人民。代替的是，敌视犹太的人现在攻击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本组织，一个新的代号——反犹太复国主义——流行起来了。但全世界反对犹太人的人都完全了解其意义，本组织企图尊重‘反犹太复国主义’这一代号。实际结果，正如过去数年来——事实是数月来——发生的事所显示的，只是鼓动了世界各地（包括所谓开明国家在内）的反犹太主义。

“曾有一段时间，此处的一些代表宣称，他们不是反对犹太人，只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这项掩饰早已被揭开……使本组织永远蒙羞。”（A/35/PV.89, 英文本第53—57页）。

为对努赛贝赫先生公平起见，应该指出，他的反犹太人的怒骂在联合国中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许多他的阿拉伯盟友和其他盟友，包括苏维埃和其他东欧集团代表，都是和他站在一道的。事实上，苏联已成为无论在国内或国际上现代反犹主义的主要宣传机构，该国代表的发言以及许多其他东欧集团国家代表的发言显然证明这一可怕的事实。

在这方面，我还愿提请阁下注意在1980年10月3日星期五晚在巴黎对考伯尼街犹太教堂崇拜时进行可卑的攻击之后，我于1980年10月10日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这次攻击使3人死亡，20人受伤。那次我在大会上说：

“在我们的悠久历史上，犹太人民常是各种形式的不容忍、仇恨和压迫的不幸受害者。事实确是这样，在我们今天在座的许多人的记忆中，我们一直是人类所能想到的和所进行的最愚蠢、最残酷、最鄙劣的迫害的受害者。联合国大会的论坛竟然被人用来要求对我国进行圣战，同时有一座犹太教堂成了邪恶的炸弹攻击的目标，这是对命运的冷酷的讽刺。在欧洲心脏发生的这次暴行，必然会令人想起，煽动份子和顽固份子所发动的仇恨运动是如何容易地引致大灾难和屠杀。

“如果会员国无法阻止这一凶兆的发展，联合国就会被用来进行正是它所反对的这场灾难。联合国将无法弥补地背离了它本身存在的目的。因此，我们现在提出这些令人焦虑的问题，希望还能有时间去阻止这种危险的趋势。”（A/35/PV. 33, 英文本第141页）

同时，许多国家的头面人物，包括著名的政治家，几年来，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星期内，信口开河，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又煽动了人类文明悠长的劫难。所有这些人对这种丑恶现象的再次发生，都无法摆脱责任。

以色列人民经过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18个世纪的流亡和牺牲之后恢复了以色列国家的主权，我作为这个国家的代表和以色列的子民，吁请阁下尽最大的努力在联合国范围内反对这种邪恶的种族主义和基于种族及宗教原因的歧视和偏见，同时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基于种族及宗教原因的不容忍。我力请阁下，作为第一步，竭力保证联合国停止作为反犹太主义者的主要舞台之一，保证联合国组织的活动不再违反《宪章》庄严规定的原则和理想。

随函附上题为《'反犹太人运动'正在展开》一文的全文，这篇文章是《观察家报》总编辑、前爱尔兰高级外交官康纳尔·克鲁斯·奥布赖恩最近发表在伦敦《观察家报》（一家英国星期日报纸）上的。

请将此信及附件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80、84 和 127 的文件分发。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 使

耶胡达·布卢姆（签名）

附 件

伦敦《观察员报》的一篇文章

“反犹太人运动”正在开展

——康纳尔·克鲁斯·奥布赖恩

‘以色列为什么会成为他们自己最凶狠的敌人’，这是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开始后不久，在《卫报》上出现的一个大标题。

《卫报》既刊登亲以色列的信件，也刊登反以色列的信件，但都加上标题使读者知道哪些是错的，哪些是对的。不久前有一天，这些信的标题是：“以色列对它威胁的人应负的责任。”

好吧，就算以色列是他们自己最凶狠的敌人，如果确实如此，他们还需要经过一场激烈的竞争才能得到这一令人垂涎的称号。在“最凶狠的敌人”标题下的第一封信来自梅德斯通的艾伦·哈特先生。哈特先生作了一个预言：

“如果让阿亚图拉贝京的观点继续指导以色列的政策和行动的话，那么总有一天，在欧洲和美洲的非犹太人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希特勒可能还是有些道理。除非发疯，没有人会希望看到这一天。但我对我的很多犹太朋友们说，如果这一天确实来到，以色列只能责怪她自己——主要是贝京。”

这位先生没有告诉我们他的那些犹太朋友们对这一有趣的说法反应如何。但哈特先生却指出一种流行的趋向。现在有不少人喜欢把“以色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并对别人说他们相信这两者在有些方面是同类货色。

一位保守党议员——我忘了他的名字——在下议院说贝京的作法和希特勒一样。一位有声望的新闻记者尼古拉冯霍天曼先生在《旁观者》周刊里更微妙地发挥了同样的观点。嫩巴嫩就如同利迪泽，而以色列就扮演了纳粹的角色。

冯·霍天曼先生自美国写文章告诉他的读者，美洲人（据他的看法）是如何看待这一局势的：“一个事件又一个事件，一个暴行又一个暴行，使美国人渐觉得以色列政府是在把大卫王之星敲打成一字。”

玩弄词藻一至于此那末除掉传达消息以外，还有弦外之音了。如果以色列就象是纳粹德国，如果这个比喻如此贴切的话，那末在其他国家的以色列的朋友们就象替纳粹分子辩护的人了。

我们显然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立即谴责以色列，而且还要谴责得快。特别是犹太人，如果他们不谴责以色列的话，就要替“希特勒式”的政策负罪。伦敦弗利特伍德街的W·格林汉先生在《卫报》上刊登的一封信中就把这一点说明白了。

“每个犹太人都得对以色列军队灭绝巴勒斯坦人民的企图负一定责任。”

犹太人如果不谴责以色列就要替大屠杀负罪，奇怪的是，这种互换角色的作法对一些人是有相当吸引力的。

以色列对待阿拉伯人就象纳粹德国对待犹太人一样这种说法荒诞离奇，我认为特别令人厌恶的。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是为了追击以色列人民的武装敌人。这些敌人发誓要毁灭以色列国。如果以色列要消灭其武装之敌——正如基辛格在《卫报》上也说，处于以色列地位的任何国家都将会这样做——就不可避免要造成平民的严重伤亡，因为以色列的武装敌人盘踞在平民之间。

这自然十分可憾的。说以色列的行动超过了其武装敌人的挑衅程度和威胁也可以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虽然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但是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同纳粹德国对待犹太人的行为如出一辙那就不合情理了。纳粹德国有组织地屠杀了六百万手无寸铁对德国毫无威胁的人民。

那么为什么一些不同的人要混淆黑白，指鹿为马呢？

通常总有一个道理。这能是真正同情遭受痛难的阿拉伯人，而故意夸大其词吗？当然也有可能，不过有些情况表明事实恰恰相反。近来他有其他一些冲突涉及阿拉伯人，但我并没注意到公众对其结果有多大兴趣。

以伊拉克和伊朗间的战争为例。到目前为止各方的平民伤亡究竟有多少？应由谁来负这责任？我不敢说我知道。你知道吗？

我从报纸，对叙利亚哈马城近来发生的事情比较多知道一些。

叙利亚领袖，哈菲兹·阿萨德在该城市有武装敌人，必须指出他们不是叙利亚的敌人——因为他们是叙利亚人——只是阿萨德政权的敌人。他们是逊尼派伊斯兰教徒，反对受到阿拉维少数派的统治。如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一样，他们盘踞在平民之间。

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两个情况根本不相同，但从道德和军事角度来看——武装敌人盘踞在平民之间的问题——两个情况就完全相同。因此，阿萨德派出武装部队镇压其武装敌人。根据记者的估计，这次冲突的伤亡——大部分是平民，而且全是阿拉伯人——大约有20,000人丧生；较迄今对黎巴嫩伤亡的最高估计还要高。

我记得当时没有人把阿萨德同阿道夫·希特勒比较。但作这种比较毕竟没有多大意义或乐趣，你认为如何？这整个奇妙而引人入胜的怪论就不会有了。阿萨德究竟不是犹太人啊。

那末，我是否在指责所有批评以色列的人都是出于反闪米特主义的动机。不，我并没有这样做。许多人听来自黎巴嫩的消息确实感到震撼，因而以人道主义理由来谴责以色列的。这是和反闪米特主义毫不相干的。

但是这里也举出其他的批评者，我觉得他们的动机可能是不自觉地出于反闪米特主义的情绪。例如，在《卫报》登载的两封信中，显示出在整个基督教时代所突出的两个反闪米特主义的典型主题。

犹太人被庄严地警告他们的罪过，他们集体被警告罪过可能带来的后果。犹太人当心，终有一天你们会回不了头的。

当然，这只不过是反闪米特主义的温和表现而已，但我认为甚至这种方式的温和表现，一冒出来就要严加制止。

反亲闪米特主义其实已不再是个正确的用语了。刚才所说的那些人就他们对闪米特语族操阿拉伯语的人民怀抱的感情来说，今天甚至可说是异常亲闪米特的。现在需要另一个名词，我提议用反犹太人主义。这是个可憎的词，因此很贴切的。

在讨论以色列时，为了证明有无反犹太人主义，我提议用一个实际可行的试验。如果你的对话者在谈话中，不断提到希特勒，如果他迷惑于冯·霍夫曼的类推法，疯狂的想把犹太人变成纳粹分子、把阿拉伯人变成为犹太人，那么，我想你可能在同一位反犹太的人谈话。

他们怎样能够错过这个大好机会叫人知道：“犹太人无权抗议大屠杀。他们同纳粹分子一样坏。”

当然，我指的是温和的反闪米特主义的人，他们对大屠杀表示痛惜是诚意的，他们认为希特勒一定也受挑拨以致反应过火，一如贝京之所为云云。
